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李自成》第一百一十一章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05

[作者] 姚雪垠

[单位]

[摘要] 正月初七日早晨，争夺城洞的战斗开始了。守城官绅特别害怕曹门北心字楼下的巨洞。黄澍和李光壁整夜都在城上心字楼附近，鼓励军民，拼死将竖洞挖通，以便破坏城下的大洞。当时他们还没有考虑将大洞夺到手中，只希望从上边将洞中的义军赶出，至少使义军不能继续顺利地向内深挖，也不能将火药送进洞中。

[关键词] 《李自成》;明朝;小说;姚雪垠

正月初七日早晨，争夺城洞的战斗开始了。守城官绅特别害怕曹门北心字楼下的巨洞。黄澍和李光壁整夜都在城上心字楼附近，鼓励军民，拼死将竖洞挖通，以便破坏城下的大洞。当时他们还没有考虑将大洞夺到手中，只希望从上边将洞中的义军赶出，至少使义军不能继续顺利地向内深挖，也不能将火药送进洞中。到黎明时候，城头的竖洞已经同城下义军的大洞接通。竖洞是一层一层往下缩小的，最上层的直径有一丈开外，上面可以站立许多人，往下变成八尺，再往下变成六尺、四尺，到最下面与大洞接通的地方，最初的直径只有一尺。这时竖洞就十分难挖了。义军在大洞里面抵抗很凶，同上边互相对打。城上不断地向下投掷石头，又用长枪向下戳；而下边也准备了弓箭手，向上边放箭。后来城上用很长的把子装着铁锹，人站得远远的，从洞周围将土铲下去，终于使洞继续扩大，可以自由地跳下去。到这时，城上才考虑到如何派兵夺取地洞。由于这个地洞特别大，估计里边有几十个义军，城上人跳下去，还没有站稳脚步，就会被义军杀死。因此，尽管竖洞已经挖好，却没有人愿意下去送死。这个大洞里面的义军头目名叫王成章，原是豫西伏牛山中的挖矿人。崇祯十三年李自成驻军得胜寨的时候，他率领几十个煤黑子前来投军。后来投军的人越来越多，就编成了一支矿兵，由丁国宝率领，他成了丁国宝手下的重要头目。他还有一个副手，名叫尹黑牛，也是挖矿的煤黑子。去年二月第一次进攻开封的时候，他俩率领一群矿兵，在开封西门的南边挖了一个大洞，当时城上人也是从高处向下挖洞。矿兵们一面挖洞，一面同城上战斗，已经有了不少经验。正在向前掘进，不料遇着成排的大石碾，只得半途而废。现在，根据去年二月边挖洞边战斗的经验，王成章事前准备了六个弟兄。三个弟兄拿着弓箭，吩咐他们站成一发鳌子脚形^①，专等上边的洞挖通后随时向上射箭。另外三个弟兄一面同大家一起向里挖洞，一面随时准备着替换那三个射箭的弟兄。还有几个弟兄也站在附近，准备随时将上面扔下来的火药包或“万人敌”迅速扑灭。①鳌子脚形——三角形。河南的烙饼鳌子有三条腿。竖洞挖通后，上面开始向下扔石头，但因为下边洞大，对下面的义军威胁不大；用长枪往下戳，也戳不到什么人。有一次，长枪刚戳下来，尹黑牛眼疾手快，猛然一夺，反而把长枪夺了下来。上边持枪的人身子一晃，扑到洞口上，被下边一箭射死。以后，在微弱的灯光和星光下，只要看见上边有人影晃动，下边就立刻射箭。他们看不清自己的箭是否射中对方，但从上边发出的声音可以明白一切。当他们的箭射出后，上边常常传来一声“我的妈呀！”“不好！”“唉哟！”每逢这种时候，下边就发出快活的骂声。王成章和他的弟兄们都知道这个大洞的重要，所以下了决心，不管死伤多么严重，也不停止他们的挖洞工作。他不断地鼓励大家说：“好好挖，赶快挖，等到装进上万斤火药，引线一点，城墙轰塌，到那时候，咱们的人马像潮水一样涌进城去，这一座东京汴梁就拿下来了。弟兄们，快挖！快挖！”城上的守军发现扔石头、砖头都毫无效果，用长枪戳反而吃了大亏，便开始向下边扔火药包。王成章突然看见从上边扔下一个包子，燃烧的引线在黑暗中发出一点红光，并发出哧哧的声音。他大叫一声：“倒！”两三个弟兄迅速将撮箕里的碎土倒在火药包上，将引线压灭。然后王成章一个跳步，用一只脚踏住引线，双手抓起火药包，扔出洞外。城上知道这个火药包无效，就连着点了两个火药包扔进洞中。王成章连叫两声：“倒！”“快倒！”两个火药包都被碎土压灭了引线。城上原指望两个火药包中会有一个奏效，会有一些义军被烧伤，另一些逃出洞外，已经准备了弓箭手从城头将逃出洞外的义军全部射死。现在投下的火药包竟然没有作用，感到很奇怪。他们又同时扔下了三个火药包。这一次果然有一个火药包没有扑灭，突然火药燃烧，烧伤了两三个义军。这个教训使王成章赶快想了新的主意。洞中本来有水桶，里边存着凉开水。这时他赶紧把水桶提在手里，当上边又投下三个火药包时，他大叫一声：“倒！”几只撮箕的土同时倒下去。王成章仔细地看，发现有一根引线的火未被扑灭，立刻浇了一点水，火马上熄灭了。城上的人感到惊奇，他们围在

最下边的洞口议论，想弄清楚下边怎么竟如此眼疾手快地把全部引线扑灭。这最下边的洞口，土层只有四尺厚，他们议论的声音虽然不大，王成章却听得清清楚楚，而且看到洞口有黑影晃动，知道上面有人在偷偷向下察看。本来洞中点有两盏小灯笼，这时他命令将灯光完全吹熄。挖洞人凭着经验、凭着感觉，继续进行。同时他暗暗地把昨晚带进洞中的一支鸟铳拿到手中，偷偷地将铳口对准洞口。他的右手拿着纸煤，已经点燃。为了不使上边发觉，他将右手藏在身后，只用左手举着鸟铳。这鸟铳中装满了火药，火药上面是一把黄豆大的铁沙。当他感到时机正好的时候，突然将拿纸煤的右手从背后转出，很快点着了火门上两寸长的引线。王成章双手将铳瞄准洞口，只见火门外红光一闪，从铁日冒出火光，照得头上的暗洞猛然一亮，同时听见了一声巨响，随即又听见上边惊叫：“我的妈呀！”一个人从洞口上边头朝下栽了下来。下边的一个矿兵一弯腰将他拖到一边，用腰刀连剁两刀，一脚将死尸踢到洞外。洞上还有几个人显然也受了伤，一面叫着，一面没命地爬上城头。这时天色已经微明，王成章吩咐弟兄们赶快掘洞，不要耽误。刘宗敏知道城上在破坏各处城洞，天不明就来到城外观看。后来他到了心字楼附近，将战马藏在一个沙丘背后，他只带着大约二十几个亲兵亲将，立在城壕外半里远的地方。这样的距离最为危险，随时都得小心城头上打炮，所以他和亲兵们都穿着铁甲，戴着钢盔。他们左后方二十丈外摆着三尊大炮，右后方一里外也摆着三尊大炮。张鼐立在他的背后，随时等候他的吩咐。另外，近城壕的地方散立着数百名弓弩手，都有挡箭的盾牌。从宋门到北门十几里远也都有弓弩手，但不似心字楼的城壕外这样密集。丁国宝知道心字楼下的地洞战斗激烈，骑马从别处奔驰而来。他在刘宗敏面前下了马，请刘宗敏赶快后退，说天色已亮，不要被城头的敌人望见。刘宗敏微微露出冷笑，没有后退，急问他各处战况如何。他禀报说，从宋门到北门的全部地洞都在争夺，每个地洞的上边都被敌人挖了竖洞，与地洞接通。只有心字楼附近的一个大洞，因为洞口曲折，转向左边，所以敌人不曾觉察出来。刘宗敏问道：“心字楼下的地洞十分要紧，谁在里边指挥？”丁国宝说：“头目是王成章，副手是尹黑牛。”刘宗敏点点头，有些放心了。去年二月攻开封的时候，他已经认识了这两个矿工出身的头目，当时对他们的作战忠勇十分称赞。他说：“你派人去告诉王成章，今日白天不管敌人如何从城头猛攻，不能离开地洞一步！”想了一下，他又说，“你速速派二十个弟兄去洞中增援。我想洞里边定有死伤，把受伤的弟兄们想办法抬回来，死了的暂时不管。”丁国宝立刻派二十名矿兵站在城壕东岸。这时谷英也来了，他是负责从宋门到北门这一段掩护掘洞的主将。他将手中的三角小红旗一挥，城外的弩手立刻向城上连续射箭，火镜也猛烈地向城上打去。趁着这股攻势，二十名矿兵越过城壕，向城洞奔去。心字楼上和附近城头，立刻有乱箭射下，并有砖石乱飞。二十个人尚未奔到城根，已经倒下去三分之一。刘宗敏向张鼐看了一眼，命令说：“把心字楼给我打塌！”张鼐立刻退到左后方安设大炮的地方，亲自瞄准，亲自点炮。连点了两炮，第三炮还没有点，已经把心字楼打塌了。楼中兵了有许多受伤，也有被打死的。受伤的一哄逃出。趁这个时候，增援的一小队人进入心字楼下的地洞。恰在这时，李自成派一名亲兵来见刘宗敏，请他速去高一功帐中议事。刘宗敏点点头，走去沙丘后边上马，同时向两个亲兵吩咐：“你们分头传谕，就说我有严令：将士们务要拼死保住各洞，准备今夜送进火药，明日五更一齐放进，有失去地洞者斩！”城上开始受了一点挫折，但没有泄气。官绅军民都知道地洞非争夺不可，守城胜败系于地洞。一阵慌乱过后，黄澍同李光壁决心将一个“万人敌”从洞口投下去。原来他们也曾经害怕将“万人敌”投入洞中，会使城墙受损伤太大。现在是万不得已，只得如此。于是他们就从守城百姓中挑选了两个勇敢的人。黄澍亲自吩咐：“你们一定要胆大心细，药线一点着，立刻投下去，必须投准。万一投得不准，‘万人敌’在洞口上边爆炸，我们这些人就要同归于尽。只要你们投得准，投下之后炸死炸伤许多流贼，就是你们立下了大功，我会重重地赏你们！”这两个人一个抱着“万人敌”，一个拿着火绳，蹲在最下层的洞边，向洞下偷看一眼，紧张地等候命令。黄澍吩咐：“点引线！”那个拿火绳的人立刻把引线点着。黄澍说：“投！”那个抱“万人敌”的人立刻对准洞口，将“万人敌”投了下去。黄澍连声叫道：“好！好！好！”他和许多人都露出了紧张和高兴的表情，等候着下边轰然一声，将大批敌人炸死炸伤。却说王成章昨天遵照宋献策的指示，事先在地洞中挖了一些可以躲人的地方。他听见上面的响动和说话声，明白敌人要将“万人敌”投下来，不禁骂了一句：“他妈的，要使用杀手锏了！”他督促大家赶快躲起来，只留下他自己和尹黑牛。他将弟兄们准备好的一大撮箕细土提在手中，眼睛朝上望着，聚精会神地等候。看见头顶的洞口一暗，他立刻将撮箕提高，右手托住了撮箕底部。“万人敌”“咚”地一声落了下来，向前滚动，引线上的一点火光，迅速燃烧。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成章准确地将一撮箕细土倒了下去。几乎同时，尹黑牛扑过去，将仅剩二指长的引线拔掉。他们两个的动作是那么麻利，神情又是那么沉着，连躲在暗处的一些义军都看得呆了。等尹黑牛将“万人敌”抛出洞外，他们都从躲的地方跑了出来，高兴地说着俏皮话。王成章叫大家赶快继续挖洞，他和尹黑牛又站回原处，准备随时头顶上再有“万人敌”投下来。他抬头叫道：“城上的好汉们听着：把你们的法宝都摔下来吧！老子们在等着呢。告诉你们的周王和巡抚，明天在城里同你们算账！”昨夜三更以后，李自成接连得到两处来的军情急报，知道了左良玉人马的确实行踪：主力大约有十万人马，已经过了陈州向北来，直趋太康，看来第一步是要占领杞县，第二步再从杞县援救开封。杞县自古是开封附

过的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开封必须首先在杞县站稳脚跟。另外，左军还有三千人马向西北直奔临颖，算作一支偏师，目的是要占领临颖，夺取义军的家属和部分辎重。特别是高夫人和重要将领的夫人都在临颖，他自己的养女也在临颖，所以这一支偏师虽然只有三千人，却都是他的精兵，骑兵也不少。前日高夫人已经从临颖向北撤退，临走时设下埋伏，又得到临颖百姓帮助，消灭了左军的尖队数百人。临颖百姓关起城门，抗拒左军。左军如今正在围攻临颖。等刘宗敏赶到应城郡王花园高一功的军帐时，李自成同高一功、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已经商量了一阵。不待吃早饭，自成就偕同牛、宋、李岩往繁塔寺找曹操议事去了。高一功将四更以前得到的紧急军情告诉了刘宗敏，并说大元帅决定再派去两万人驻扎陈留附近，李过移驻朱仙镇附近，两军互为犄角，对左军以逸待劳。高一功还转达了闯王对刘宗敏的嘱咐：首先是要总哨刘爷赶快休息。他已经一天一夜不曾睡觉，务必在早饭之后好生休息一阵，再去城边指挥作战。另外，今夜一定要运火药进洞，明早各洞一起放进，炸毁几处城墙，至少心字楼下的城墙要炸开缺口。不管如何困难，要在三天以内攻破开封，如果不顺利，也必须在五天以内破城。一旦破了开封，大军全力去打左良玉，就不难把它包围消灭。刘宗敏说：“今日城上必将出死力争夺地洞，我不能片刻休息。好了，一功，我也不回自己帐中，就在你这里用早饭吧。用过早饭，还得马上赶回城边。一功，如今要紧的是大军粮草，你是总管，粮草情况如何？”高一功轻轻摇摇头，低声说：“粮食很困难。这里一片黄沙地，土地不好，所有大军用粮用草都是从附近各县征集运来。柴火也欠缺，弟兄们有时没有柴火烤火，已经有不少人冻伤了手脚。至于喂骡马的干草……”刚说到这里，吴汝义匆匆来到，随即挥手使闲人退出。高一功看见吴汝义的不平常的神情，赶快问道：“子宜，有什么紧急事情？”吴汝义说：“总哨在此很好，我向你们两位禀报吧。刚刚从西安来了我们的一个坐探，向我禀报了西安的消息。”刘宗敏忙问：“西安有什么重要消息？”吴汝义说：“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很快就要率领人马出关，来救开封。”刘宗敏冷冷一笑：“子宜，这已经算不得重要消息了。汪乔年来河南，就同傅宗龙一样，不会有更好的下场。他送上门来，还免得我们去找他，岂不省事？”高一功也笑着说：“汪乔年顶多率领贺疯子、郑嘉栋、李国奇这三个总兵，而这三人都是败军之将，加上他们人心不齐，士无斗志，纪律败坏，根本不堪一击。”吴汝义又压低声音说：“还有一个消息，我先向你们二位禀明，是否就让大元帅知道，请你们二位斟酌。”高一功见吴汝义神色严重，不觉奇怪，忙低声问道：“还有什么重大消息？子宜，快说！”吴汝义又向帐外望一望，低声说：“汪乔年奉崇祯密旨，下令米脂县边大缓这个昏官，将大元帅的祖坟全都掘了。”高一功大吃一惊：“这事可真？”吴汝义说：“我们从西安来的坐探说得千真万确。此事在西安已经传得家喻户晓，有人在汪乔年的制台衙门看到塘报，确是将李家祖坟全都掘了，撒骨扬尘！”刘宗敏将脚一跺，骂道：“他妈的，打仗打不过我们，却下此毒手！”吴汝义说：“朝廷也知道这一手并不光彩，所以崇祯下的密旨，不许外传。可是西安城中人人都知道是崇祯下的密旨，汪乔年遵旨奉行。崇祯眼看着我们李闯王要得天下，所以赶快挖了李家祖坟，泄了李家祖坟上的王气，斩断了龙脉，这样好保住他的江山不被李家夺走。”高一功说：“你把坐探叫来，我亲自问个明白。”吴汝义出去片刻，带进一个小商人模样的男子来。那男子向刘宗敏、高一功行过礼后，站在他们面前。高一功问了他的姓名和在西安的营生，他都一一回答清楚。高一功对义军在西安的坐探的姓名记不甚清，但在什么商号、什么衙门有义军的坐探，大体是知道的。听了以后，他点点头，问道：“汪乔年如何掘了李家祖坟，照实说来吧。”据坐探说，汪乔年奉旨掘李闯王的祖坟。米脂知县边大缓找到一个叫做艾昭的人，也是双泉堡附近人氏，叫他密访李家祖宗的葬地。可是哪是闯王父亲和祖父的坟，所有李家的人都宁死不说，连小孩都不肯说。边大缓亲自前去，也问不出来。一共掘了十六个坟墓，才算找到一个祖坟，据说是李家的世祖，掘了以后，把骨头乱扔地上。后来传说世祖坟里有一盏铁灯，灯光还没有熄灭，灯前一块木牌上写了一行字：“此灯不灭，李氏长兴。”边大缓把灯吹灭了。又传说棺盖撬开后，看见尸体遍体长了长的黄毛，脑骨后有一小洞，有铜钱那么大，里边盘了一条小赤蛇，约有三四寸长，长着两只角，飞了出来，飞了一丈来高，向着日光吐着舌头，连吐几次，又落下来死了。边大缓蜡干了小蛇，连头颅骨送到西安。汪乔年又派人秘密送往北京。别的坟中的骨头都被抛散，有的被焚烧，有的被撒上猪屎猪尿，再扔到各处。现在这事已经在西安哄传开来，人人皆知。刘宗敏听了以后，恨恨地骂道：“崇祯实在可恶，这个汪乔年也可恶万分。老子有朝一日抓到此人，必将他碎尸万段！”高一功和刘宗敏都感到这消息实在重要。在那个时代，不仅掘祖坟是不共戴天的仇恨，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关乎一家一族的命运，如果李自成的祖坟中真点着一盏灯，还有一条小赤蛇，如今灯被吹灭了，赤蛇被弄死了，又被汪乔年送往北京，这龙脉岂不是斩断了？这想法他们都不敢说出口来，但心里都感到可怕。高一功对西安来的坐探严厉地说：“这件事你不能漏出一个字。漏出了，你休想活命！”刘宗敏也说：“汪乔年要出兵来河南的事，可以向闯王禀报。至于掘祖坟的事，你不许向闯王说出，更不许对别人漏出一个字。你漏出一个字，我总哨刘爷会剥了你的皮。你记清楚！”坐探连声说：“小人记清楚了，决不敢泄露一字。”刘宗敏还不放心，又对吴汝义说：“这不是小事情。要是他说出一个字，我就找你算账。”吴汝义说：“请刘爷放心，我不会让他露出一个字。”高一功说：“好，你给他安顿一个地方，让他随军一道，好生休息。带他走吧。”吴汝义将坐探带了出去。高一功望望刘宗敏。刘宗敏不想再说话，心里很沉重，随即说道：“快拿东西来，我吃了以后，

好去准备攻城的事。”到了下午，守城官绅看见要夺取地洞的努力很不顺利，而义军在各个地洞中一边抵御一边继续向深处和宽处挖掘。大家十分害怕，都担心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洞就会挖成，义军会趁着上半夜月色朦胧，将火药运进洞中，也可能在下半夜月亮下去后，在昏暗的星光中运进火药，而到明天一齐放进。巡按御史任浚负责守曹门，心字楼正是在他的防守地段之内，所以他特别害怕。现在他勉强保持着表面的沉着，带着随从来到心字楼城墙里边，亲自侧着头将耳朵对准空瓮，听一听掘城的声音。他听见掘城的声音很急，而且显然有许多人在同时挖掘。那种沉闷的“咚、咚、咚”声音，一声声吓得他心惊胆战。昨天他也曾来听过，而今天的声音比昨天更响，分明又挖近了许多。他不动声色地问旁边的人：“你们都听见了么？”大家恭敬地说：“听见了。”他冷静地说：“你们不要害怕，本院自有破敌之策。”回到上方寺后，任浚命人将陈永福、黄澍和李光壁请了来。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大家，要大家赶快出谋献策，先将心字楼下的大洞夺到手中，至少得把洞中的义军杀伤，使他们不能继续掘城。黄澍和李光壁相互看看，都想不出好的办法。黄说：“要是派人跳下洞去，恐怕脚还没有落地，就会被贼兵杀死。”李光壁也说：“我们一次只能跳一个人，而洞中现在估计有几十个贼兵，我们是一个一个往下跳，而贼兵准备好，就会一个一个将我们的人杀死。”任浚点头说：“这不是办法。我也想过了，不能一个一个往下跳。”他转眼望着陈永福：“陈将军阅历甚深，必有破敌之策。据你看，如何才能将大洞夺到手中？”陈永福胸有成竹地说：“夺洞不难；夺了洞，守洞更不难。但有一条：需要悬出重赏。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这样生死关头，谁不怕死？但有重赏，就会有人卖命。”任浚说：“赏钱我不心疼。现在官库里边还有钱，巡抚衙门、布政使衙门也有银子，何况开封府有钱的大户甚多，谁家不可出钱？倘若贼兵进城，玉石俱焚，有钱又有何用？只是光有重赏，没有善策，也是不行。刚才已经说到，我们的兵只能一个一个往下跳，而贼兵站在下边等待，下去一个，杀死一个。这却需要有办法对付才好。”陈永福说：“我也想官库银子很多，开封又有众多富豪大户，如今正是需要大家出钱的时候，只要大人说出一句话，事情就好办。”任浚说：“陈将军请放心，赏赐的事由我主持，也不须禀明巡抚。请将军赶快说出夺洞之计。”陈永福先不说办法，却先说了左军北来的消息。这消息本来大家都知道，尚在半信半疑。现在据他看来，必是左良玉接到皇上严旨，不能不来。而左军北来的事，李自成必然也很清楚。所以李自成要赶在左军到来之前攻破开封，二三天之内情势最为危急。今日倘能将各个洞夺到手中，敌人要想破城就办不到了。说到这里，陈永福停了一停，神情更加严重，接着说：“这是一场生死血战，胜负决于一二日内。我守城军民既有地利，又有人和，必能取胜。如今夺取地洞最为重要，最为重要。”大家很少看到陈永福脸色如此严厉，口气如此果断。他们的心情更觉沉重，想着全城官绅百姓的生死存亡都决于城下地洞，互相交换眼色，默默无言地等着他继续往下说。陈永福用威严的目光示意几个在旁伺候的仆人退出，然后把声音放得很低，开始说出他的办法。其实如今即使公开谈论也不会有人将他的话传到城外，只不过他多年为将，养成了一种习惯，遇着重要军事计议，决不许闲杂人听见。任浚和黄澍等听了他的办法，都纷纷点头，说：“好，这办法好！陈将军果然经验丰富！”陈永福说：“戏的办法也是别处用过的，按台大人悬出重赏后，如有人揭榜，说不定还有更好的办法。”任浚当即派一名官员到城上传谕：有能夺地洞者，赏银一千两。一时城上议论纷纷，都说一千两银子不算少，可是谁也不敢试一试，因为都晓得大洞中敌人很多，跳下去等于送死。人们互相观望，轻轻摇头。大约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仍然没有人敢出头揭榜。那个派去传谕的官员奔回上方寺，向巡按作了禀报。任浚满心忧愁地问陈永福：“陈将军，一千两银子不算少了，可是没有人鼓勇夺洞，如何是好？”陈永福说：“一千两银子在平时确实不能算少，但在今日不能算多。这是生死交关的事情，请大人不妨再出重赏。”黄澍和李光壁都建议巡按加倍赏赐。黄澍说：“一城安危要紧，银子究竟是身外之物。”李光壁也说：“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暂时银子由巡按衙门拿出，马上就可从富商大户处收回。”任浚考虑片刻，提起朱笔，写了一张手谕：“有夺此洞者，赏银二千两。”随即交给那个官员，让他再到城上传谕。黄澍说：“如今光有大人钧谕恐未必济事，最好立刻派人到衙门中取二千两纹银，摆在城头，以示决不食言。”任浚心中也明白，官府往往失信于民，光有他的牌谕，人们未必相信。于是他立即命人骑马回到衙门，取来了二千两银子，连同他的牌谕都送到城头。本来，在第二次传谕之前，人们已经在纷纷商议，想出各种主意。等到第二次传谕和二千两银子送到城头以后，很快地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军官走到牌子前，将任浚的手谕揭下，拿在手里，回头对大家说：“我朱呈祥包下了！”周围的人先是一惊，随即投来敬佩的目光。这一带守城的军民都知道这朱呈祥是陈永福手下的一个把总，从十八岁开始当兵，很有阅历。朱呈祥在揭榜之前，已经同他的亲信商量过，这时他不在城上多耽误，就带着揭下的巡按手谕大步流星地走下城去。来到上方寺后，他向任浚、陈永福跪下说：“卑职愿意夺取心字楼下大洞，已将巡按大人钧谕揭下。”任浚还未说话，陈永福先问道：“你用什么办法夺洞？”朱呈祥把他的办法说出后，陈永福笑着点头说：“正合我意。你一定能够夺洞成功。所有你需要的东西，我立刻吩咐人帮你准备。你打算挑选多少人随你下洞？”朱呈祥说：“太多也用不着，请军门大人给我一百个精壮弟兄。有五十个下去就行了，另外五十个准备好，随时需要，随时下去。占据大洞之后，贼兵必来争夺，那时还要准备厮杀、伤亡，所以另

准备五十个弟兄是不能少的。”陈永福说：“好吧，我給你一百个弟兄。你可以随便挑选。除你手下人之外，你愿挑什么人就给你什么人，只等你马到成功。”任浚也鼓励他说：“你的为国忠心十分可嘉，只要夺洞成功，除银子赏赐之外，叙功时一定将你破格提升。你赶快准备去吧。”朱呈祥磕了头起来，匆匆退出。然后他一面将人员挑选好，一面作好夺洞的准备工作，大约花了不到一个时辰。在这段时间内，任浚和陈永福一直在上方寺等候，不时地派人到城头询问、察看。最后，只听朱呈祥一声令下，就有两三个弟兄把一捆柴火扔下洞口，当柴火还未完全落下的时候，又把大包烘药①扔到柴火上，随即又将一捆柴扔了下去。洞中顿时着起来大火。烘药也发了威力，整个洞中一片黑烟弥漫，还有令人窒息的硫磺气味。因为是用大捆柴火加上大包烘药，洞中义军用原来的办法不能扑灭，加上柴火和烘药还在不断地投下，洞中火光熊熊，浓烟滚滚，硝和硫磺熏得人不能呼吸。义军无处躲避，有的被烧伤，有的被熏得倒地，一部分弟兄冲着洞口的大火逃了出来。城上趁这时候扔下砖石砸伤逃出洞外的人。①烘药——一起燃烧作用的火药，以硝、硫磺、木炭粉三种原料配合研磨制成。这样，经过一顿饭的时候，城上估计洞中已经没有敌人，纵然还有没逃出的人，也一定被烧死或熏死了。朱呈祥向他的一百个弟兄一挥手，大家立刻将准备好的水一桶一桶倒下地洞。洞中浓烟慢慢地浇熄了。随后硝和硫磺的气味也淡了。朱呈祥首先跳下洞去，在下边吹个唢哨，五十名弟兄一个一个跟着跳下去，把大洞占了。洞中很昏暗，看不清楚，只看见那没有逃出洞的义军，大部分已经被烧死，少数没有被烧死的，也已经昏迷过去。朱呈祥和他的兵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看见一个义军就砍一刀，扔出洞口。突然，一个官军大叫一声，倒了下去。大家一看，发现在那官军身旁有一个义军，一只手撑在地上，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宝剑，剑上滴着鲜血。大家在愕然，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个显然受了重伤、刚刚苏醒过来的义军，右手一挥，又砍断了身旁另一个官军的一条腿。朱呈祥和几个兵丁一拥而上，乱刀砍死了这个义军。朱呈祥将他的头颅割下来，连死尸扔出洞外。这个义军就是王成章。朱呈祥见洞中再也没有活着的义军，便向上大声呼喊道：“请上边的人代我禀报总兵大人和巡按大人，此洞已经被我占领，洞中没有逃出的贼兵已全部杀死。”城头上响起一片喝彩声，有人敲锣打鼓，有人放起鞭炮。这时，丁国宝正站在城壕外。他明白大洞已经被官军占领，立即挑选了三十个弟兄，将被子浸了水，蒙在头上。他自己跑在前边，三十个弟兄跟着他，一边呐喊着，一边跑过了城壕，直向大洞奔去。城上见义军来夺大洞，立即弓弯齐发，砖石乱飞，还扔下一个“万人敌”，正在丁国宝的脚边爆炸。他被炸成重伤，倒在地下。他身边的人死了一片。没有死的人把他背了回来。夺洞失败了。经过这一仗，守城军民顿时士气高涨，各个地方都仿照朱呈祥的办法夺洞。不过半日时间，三十六个地洞都陆续被夺到官军手中，挖洞的义军死伤惨重。当争夺地洞的时候，李自成、刘宗敏、宋献策、田见秀、谷英等立马城外，却没有一点办法。李自成的脸色阴沉，考虑着新的打算。他考虑一阵，策马回应城郡王花园，临走时对刘宗敏说：“不必争夺洞了。我们用另外办法攻破开封，免得弟兄们白白死伤。”费了半个月的时间，好不容易掘了三十六个洞，在半日之内都被守城军民夺去，这件事使第二次进攻开封又遇到很大挫折，也使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大为失意。但李自成并没有撤离开封的打算，据他和宋献策估计，左良玉十三日才能到达杞县一带；到达杞县后未必敢贸然向开封逼近。何况他已经命李过率领闯营和曹营的两万人马移驻朱仙镇和水坡集附近，昨日又派刘芳亮率领两万人马去陈留附近驻扎。这两支人马足以挡住左良玉，使他不能逼近开封。他们想，只要能在元宵节以前攻破开封，左良玉不但无能为力，而且非赶快逃走不可，不然的话，义军以得胜之师直趋杞县，左良玉就招架不了。这些看法李自成同曹操和吉珪也谈过，大家都觉得合乎道理，所以就决定再一次猛攻开封，只是必须采取另外一种办法，这办法他们已经想好了。初八这一天，李自成下令全部攻城将士都在城外休息。近城壕处的义军为躲避城上的大炮，也为了抵御寒冷，不是住在帐篷中，而是在近城壕半里处挖了四尺多深的壕沟，里边铺些干草，上边盖着木板，木板上铺着高粱秆子，高粱秆子上又压了一层土，大家就住在里边，帐篷都不用了。初八日夜间三更时候，开始下起了鹅毛大雪。李自成偕同刘宗敏和宋献策来到火药厂，督促工匠们加紧制造各种火药。他们黄昏后一直在开军事会议，三更时将将领们散去了，曹操和吉珪也回繁塔寺老营去了，他们不肯休息，便来观看制造火药的情形。根据宋献策择的日子，在十二日黎明攻城，需要很多火药，而一旦攻下开封，还要同左良玉大战，那时也需要火药，因此李自成深感此事不能疏忽。他一面看，一面鼓励工匠们多多制造，同时又派亲兵回去告诉老营总管，送一些酒肉到这里来，让大家夜间消寒。正在观看之时，忽然听见城边发出来一阵阵喊杀声音，他们猜到必是敌人趁着黑夜出城偷营。但他们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继续巡视，过了好久，才离开制造火药的地方，转到制造炮弹的作坊中巡视。那时李自成的部队还不会制造开花弹，只能制造实心的铅弹和铁弹，也制造供小钱用的铁子儿。他们看完以后，已经交五更了。刚回到应城郡王花园，谷可成骑马来到，向他们禀报敌人偷营的经过。原来，敌人趁着雪夜，从曹门旁边的水门派出五百兵了，越过城壕偷袭义军兵营。义军发现之后，偷营的人迅速返走。义军追过城壕，那五百人沿城而走，向水门奔去。义军不知是计，继续追赶。快到水门时，那五百人突然回头抵抗，而占据各个城洞的官军也纷纷出来，有的从中间冲杀，有的从背后掩杀。义军情况不熟，又遇着大雪，弄不清官军有多少人马，一时之间退避不及，死伤了好几百人。李自成听过禀报，心中十分恼怒，但是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恨恨地叹了口气，说道：“越发增添了城中的气焰！”天明以后，雪停了，天晴了，一轮红日照着城头。守城军民在

夺得三十六洞之后，昨夜又用计杀死杀伤了数百义军，这是围城以来的空前大捷。但他们也看得出来，义军并无退走模样，这使他们在高兴之余不得不上紧加固城防。首先要多备柴草，以便城上将士御寒，同时还准备再用火攻，于是下令在全城收集柴草，一天之内就收集到十几万担干柴。另外，因为东城从曹门到转角之间有一段地方城墙较薄，需要赶快加厚，附近民宅几天来已经拆光，所以巡按下令，将上方寺拆去一部分，观音寺拆去大部分，用拆下的砖石加厚城墙。从初九到十一日，城内天天紧张地准备；城外义军也在准备，但多在夜间活动，白天按兵不动。城内官军知道在离心字楼不远的地方，义军挖了一个大的地洞，洞口是从城壕里岸挖进去的，而且挖得很长，据估计有十丈以上，因此用原来的火烧办法，已经没有效果。连着两三天来，义军每天夜间在朦胧的月色中或在后半夜昏暗的星光下，将火药背过城壕，运进洞中。由于义军事先作了很好的准备，到处埋伏了弓箭手，城上稍有动静，立即有成千支箭一起射来，因此守城兵了无法阻止他们运送火药。十一日这天夜间，城中十分惊慌，据他们估计，连着三天来义军已经向洞里边运进几十担火药，很可能在十二日黎明时开始放进，轰塌城墙。十一日夜三更以后，情况更加紧急了。城上军民听见东城外曹门以南、宋门以北义军人声嘈杂，马蹄声不断，这显然是攻城前的人马部署。周王在宫中如坐针毡，向天地许愿，又向祖宗许愿。巡抚、布政使、巡按使也都向天地和关圣爷许愿。官绅们不断会商，寻求对付办法。陈永福将他的主要兵力调在东城等候，准备一旦城被炸开缺口，就在缺口处拼力血战。义勇大社也调来许多精健丁勇，在上方寺附近守候，一旦紧急，立刻登城。十二日黎明来到了。从城上可以望见城壕外半里处，有很多义军步兵已准备好攻城，还有骑兵分列两翼，部伍整肃。过了一阵，天色更亮了一点。守城的人们又看见有许多大炮摆在城壕外步兵的前边。一共分三个地方，中间约有六七十尊大炮，两边相离几十丈远，各有二十多尊大炮，总数约在一百尊以上。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今日不是用火药炸毁城墙，而是用炮对着去年二十六日攻城的地方猛轰。那一次曾把城墙炸开一个缺口，现在虽经修复，到底不太坚固，所以李自成选择了这个地方，打算用群炮轰毁城墙。城上人正在纷纷议论，忽然义军阵地上一面红旗一挥，几尊大炮响了。接着炮声越来越密，震天动地，三个地方的大炮，不断燃放。铁的炮弹，铅的炮弹，从炮口射出，有很多打在城墙上，有一些从空中越过城头，射进城内。炮弹互相交织，发出令人丧魂失魄的声音。更多的炮弹打在原来缺口的地方，城墙不断颓倒，成为一个陡坡，又变成慢坡。打过一阵大炮之后，义军的步兵蜂拥出动，跃过城壕，沿着慢坡向上冲。城上拼命向外边打炮，施放弓箭，投掷砖石，但是义军决死进攻，毫不退避，死了一批，又爬上一批。攻了一阵，义军在城墙缺口处死伤很多，暂时停止冲杀，退到城壕下边。一百多尊大炮趁这时候又一齐向城上打来，很多炮弹继续打在缺口地方。城上也用炮火还击，但没有城外的炮火厉害。打了一阵之后，城外的炮火又忽然停止，伏在城壕下的义军步兵又像潮水般汹涌而上。这时双方都在争夺缺口。有几十个义军已经爬上缺口，到了城头，又被守城的官军杀死。眼看着义军死不后退，城上怎么用砖石打，用弓箭射，都无济于事，官军只得用大炮向义军的后续部队打去。但是城上的大炮已经有三尊炸裂了，炸死炸伤了一些自己人，而城外义军的大炮忽然又响了起来，炮弹飞上城头，向左右打守城的人。城垛一个一个被打得粉碎，守城的人一批一批死伤。中间缺口处，双方仍在肉搏交锋，死伤惨重，都不退让。陈永福眼看形势越来越危急，城快要守不住，就大声呼喊：“放炮！放炮！”可是守城兵勇因为连着炸裂了三尊大炮，不敢再放，只用弓箭和砖石向敌人射去、打去。陈永福跳上一尊大炮，骑在炮上，又大声喊道：“忠臣不怕死。你们快点炮，我和炮一起炸碎！快点！”他的亲兵将他猛一拉，拉下大炮。同时铜炮也被点燃了，轰然一声，打到义军中间，接着几尊大炮都响了，加上万弩齐发，义军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倒下去几百人。这时城外一声呼叫，所有攻城的步兵暂时都伏了下去，大炮又向城上猛烈轰击，炮弹交织在城头上。趁这个时候，陈永福大呼：“将城墙缺口堵起来！”城内连日来已经准备了几百扇大门，一部分从周王宫中运来，一部分是寺庙的大门。这时守城军民赶紧用这些大门将被义军轰开的缺口重新堵住。可是突然间大炮停止，攻城的义军又呐喊着向城上爬来。陈永福又用大炮、弓箭抵挡。有些炮弹越过城壕，打到义军排列在城壕外的骑兵和步兵阵上。有的步兵中炮倒下，有的骑兵中炮后连人带马倒下去。但是旁边的步兵和骑兵如同不曾觉察，挺立不动。他们只等待一声令下，就要向缺口冲去。这样，许多在城壕外摆着阵势的步、骑兵被白白地打死，但阵势始终不乱。将近中午的时候，义军又发起多次猛攻，将士们奋不顾身地冲向缺口，在缺口处进行白刃交锋，双方互相对砍，人挤得密不透风。城上用门板将缺口堵了七次。义军死伤惨重，守城军民死伤也很重。鲜血沿着缺口处的慢坡流得像河一样，尸首滚在城下，一堆连着一堆。城头上也堆满了死尸，运送不及。后来闯王看见攻城很难得手，徒然死伤了许多精兵和将领，而摆在城外预备的步兵和骑兵也白白地中炮死伤。于是他下令停止进攻，队伍退到离城壕二里以外。城上的守军早已精疲力尽，这时也赶快休息，只留下部分人修补缺口。双方的炮都有被敌炮打坏的，有自己炸毁的，没有炸毁的也都发热烫手。虽然炮战还在继续，却是稀稀落落，最后连稀稀落落的炮战也停止了。双方各自救死扶伤，整顿兵将。义军方面指挥炮战的两个将领，黑虎星阵亡了，张鼐受了伤。虽然张鼐的伤势不重，却被震晕了，不省人事。李自成看见那么多将士死伤，心中感到痛苦，跳上战马，驰回老营，吩咐人们将受伤的将士抬回去尽心医治，又亲自嘱咐了老神仙几句话。刘宗敏没有回自己帐中，只带四名亲兵到各处巡

为的鼓舞已经受挫了的士气。不管他到什么地方，都不让将士迎送，嘱大家好生休息。对作战出力的人，他都亲切慰问。后来他经过一群军帐，看见帐中的弟兄都因为疲劳已极，呼呼大睡，却从一座军帐中传来说话声音。他叫身后的亲兵停下，自己下马，走到帐门口。军帐中为保持充足光线，向南的帐门开着。刘宗敏探头一望，不料看见李狗皮正拿着骑马冲锋的架势，叫一个画师替他画像，他的身后画许多弟兄呐喊跟随，对面城墙露出缺口，硝烟滚滚。李狗皮看见刘宗敏，脸色刷地灰白，一时手足无措，也不知说什么好。画师也慌张万分，退后几步，躬身屏息而立，等候挨骂。如今老府中三教九流的人物来了不少，刘宗敏认识这个破南阳后新来的画师，对他说：“我猜到是他叫你画的。你走吧，不干你的事！”画师走后，刘宗敏一把抓起那幅将要完成的画，将李狗皮叫到帐外。李狗皮一出帐就双膝跪下。宗敏骂道：“李狗皮，你想在众人前冒充英雄，拿那张画儿到处传名么？死不要脸！”他一把将画撕得粉碎，抛在李狗皮的脸上，接着说：“围攻开封至今，许多将士阵亡，许多将士受伤，你可流过一滴血？几次攻城最激烈时我都看不见你，啊，原来你是躲在帐篷里装英雄！”他向亲兵们点头示意，命令说：“来，打他四十鞭子！”李狗皮伏地求饶，但刘宗敏只是冷笑。许多将士都来观看，却没人敢替李狗皮讲情。看着打过鞭子以后，刘宗敏又说：“我打你是为着处罚你。你想带兵打仗，我仍然让你带兵打仗，等着立功赎罪。你日后立了功，我照样赏你！”刘宗敏不再耽搁，骑上马走了。黄昏以后，张鼐从朦胧中醒来，睁开眼睛，忽然看见慧梅立在他睡觉的地铺前边。他以为自己在做梦，却听见一个亲兵站在铺边说：“小张爷，慧梅姑娘来了。刚才你没有醒，不敢惊动你。她在这儿站了一大阵了。”张鼐想说话，一时却不知说什么好，想了半天，方说道：“慧梅，慧剑的哥哥阵亡了。”慧梅噙着眼泪，说：“我已经知道了。慧剑还不知道哩。”张鼐问道：“你怎么来了？”慧梅本来是自己向红娘子请求，要来看张鼐受伤情形的，可是她没有说实话，却说：“夫人听说你受了伤，命我来看看。要是不要紧，我得赶快向夫人禀报，免得她为你操心。”张鼐一听说是高夫人特地派慧梅来看他的，感动得流出眼泪，说：“感谢夫人，你回去向她回禀：我的伤势不重，只是两天来忙得不曾睡觉，今天又不断地点炮，被大炮震晕了。”停了一会儿，他又问：“夫人现在在哪里？”慧梅说：“我们的人马已从临颖撤回来，现在朱仙镇北边扎营。夫人到了应城郡王花园，在同闯王叙话。我同红娘子姐姐率领少数健妇也来到应城郡王花园，所以夫人命我来看你。”半个多月来她一直在想念张鼐，没想到在张鼐受伤时见面，一时感情激动，几乎流出眼泪。她害怕被张鼐的亲兵们看见，所以一面说话一面低下头去。说完以后，又马上添了一句：“我走了。既然你伤势不重，夫人就可以放心了。你好生养伤吧，明天夫人也许会亲自来看看你的。”张鼐想起来送她，可是头脑一阵晕眩，又躺下了。慧梅头也不回，快步走出帐外。张鼐忽然想唤她回来再说几句话，可是帐外响起一阵马蹄声，分明是慧梅和她的亲兵们已经策马而去。张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觉。可是后来，他想到黑虎星，想到火器营许多阵亡将士，又一阵难过，眼眶中充满热泪，却未滚出。过了很久，他才重新闭起了眼睛，朦胧睡去。等他又一觉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晨，忽然听到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他一跃而起，问是怎么回事。亲兵告诉他说：“一定是我军放进，炸毁了城墙。”张鼐不顾身上疼痛，喊道：“备马！”他的马一时备不及，就拉过一匹亲兵的马，跳上去直往东城轰毁城墙的地方飞奔。他的亲兵们也纷纷上马，随在他的背后飞驰而去。可是等他们来到城外时，却看到一幅奇怪的景象。原来刚才义军点了引线后，猛然间火药爆发，十来丈的城墙，顿时炸开了口子，砖石横飞，垫在城下的一些磨盘也被炸成小块。可是偏偏这些砖石和磨盘碎块都向城壕外飞来，而留下城里边薄薄的一层墙，兀立不动。砖石和磨盘碎块打死打伤了不少准备向城内冲去的步兵和骑兵。有些骑兵和战马一起被打死，有些骑兵被打死后，受惊的战马驮着死人向旷野狂奔。当火药放进的时候，闯王、曹操和许多大将都在一里外立马等待攻城，也几乎被飞起的砖石砸伤。看见这种情况，闯王对刘宗敏说：“今日收兵吧，不要攻城了。”李岩策马到闯王前边说：“大元帅，城墙只剩薄薄一层了，趁此机会，调动数十尊大炮猛打，很容易把城墙打开缺口，我军就可以冲进城去。”闯王摇摇头说：“昨日我军死伤很多，今日砖石都向城外飞来，又平白地打死了许多将士，看来这一次天意不让我们攻进开封，算了吧。”曹操也附和说：“看来天意确实如此，过几个月再来攻取开封吧。”于是闯王和曹操怀着失望的心情，策马而去。刘宗敏命人鸣锣收兵。城上守军正准备等义军炸开缺口后进行血战，看见这种奇怪现象，起初大为诧异，后来觉得这是神在冥冥中相助，于是乎满城人奔走相告，烧香敬神，鞭炮声响彻了各处街道。展时以后，双方面只进行稀疏的炮战。义军的大炮深深地打进城内，射程有的达到十里以上。铁弹和铅弹有的打塌了房屋，有的将墙壁打出大洞；有的打断了树木。到了十五日五更，李自成和曹操的老营先走。攻城的人马留在城外暂时不动。快到中午时候，义军的骑兵飞奔传呼，催促各营快走，于是大股大股的义军，绕过南城，向西南而去，浩浩荡荡，黄尘蔽天。经过朱仙镇时，稍作休息。朱仙镇上有经验的人在路边一面供应茶水，一面暗暗地数了数，发现重伤的有二千八百七十三人，都用方桌抬着。到了十六日，巡按任浚命总社打开城门。李光墜遵命率人打开了城门。于是由李光墜在前引路，黄澍、王燮、周王府的方大监、丘太监，还有几个士绅，一起骑马出城巡视义军老营驻扎的地方。他们先到繁塔寺，看见曹操驻兵的地方，约有八里宽，二十里长。寺内是聚粮之所，留下的粮食约有三尺深。牛、驴的头、皮、肠子和肺，还有人的尸首，到处都是。营内营外，十分肮脏。还有许多准备宰杀的耕牛，退走的时候来不及带走，留在繁塔寺。此外还留下很多被掳掠

来的妇女，一共有三千多口，走散一部分，到中午时候还剩二千二百余口。李光壁命人将她们送到南门的月城内暂且收容。他们又一起到了应城郡王花园来看李自成的老营，发现那里一切静悄悄的，地也扫得很干净，既没有驴、牛遗留下来，也没有妇女遗留下来，和曹操的老营完全两样。大家感到十分惊奇。有人在心中感叹说：“李自成果然不凡！”虽然省城解围了，但是看来李自成还会再来，局势不容开封的官绅军民放心。这几十万大军究竟往哪里去了？左良玉如今在哪里？李自成是不是要去同左良玉作战？这是城中正在纷纷议论的问题，大家都在等待着细作探明消息。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